

目录

1 · 匆促的长旅

1 · 一辑

3 穿行于夜色的松林

5 美丽的万松浦

8 万松浦纪事

39 它们

摇摇——万松浦的动物们

73 从国际艺术村谈起

80 书院的思与在

91 · 二辑

93 从沙龙到小屋

96 我与档案馆

99 济南的泉、钟楼和山

102 品咂时光的声音

摇摇——读日本散文小记

123 · 三辑

125 精神的背景

摇摇——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 139 从创作到批评
摇摇——在烟台大学的演讲
- 164 勤奋和敬畏
- 172 “煮蛋”及其他
- 183 地方文化与地方老人
- 194 课堂 :文学的盛宴
- 209 再思鲁迅
- 219 · 四辑
- 221 最大的诱惑和传奇
摇摇——关于《西郊》
- 225 在滔滔汇流之中
- 233 奔跑女神的由来
摇摇——关于《丑行或浪漫》的对话
- 239 作家的不同房间
- 246 翱翔于云端的精灵
- 253 诗意及其背景
摇摇——《能不忆蜀葵》及其他
- 262 城市与现代疾患
- 270 仅有一个旅途
摇摇——关于《怀念与追记》

- 279 · 五辑
- 281 半岛的灵性
摇摇——读张新颖有感
- 285 一颗童心画吉祥
- 287 回忆的芬芳
- 289 面对全部的痛苦和欣悦
- 291 智慧的快意
- 295 一个激越不安的灵魂
-
- 297 · 后记

匆促的长旅

—

《山花》和《贝壳》

现在回想起来还心存感激：我们初中时的校长喜欢文学。他倡办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并且制作漂亮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我们于是在他的鼓励下起劲地写稿。这种热气腾腾的文学生活幼稚而纯洁，一生难忘。有时想——现在想，那时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吧。反正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此开始的。“我们”两个字，包括了六七个初中同学。后来我们当中的三个没有接着上高中，就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劲头，凑在一起更起劲地搞起了“文学”。主要是写诗。我们模仿了被禁读的诗，包括徐志摩哼哼呀呀的爱情诗等。

我的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就是没有上高中的这一年写的，七三年春天又改了一遍。后来这篇小说收在我的短篇小说集《他的琴》中。七三年我终于上了高中，继续写作，不知深浅，戏剧、诗、小说、曲艺，简直什么都敢写。

七五年发表了一首诗，最初收在一个红皮集子中，欣喜传看中

弄丢了 ,很可惜。

我们初中和高中的文学气氛极浓 ,如今想一下 ,我是参与最多的几个人之一。

七八年考入大学 ,最值得回忆的事情是组织了一个文学社 ,并且办起了《贝壳》文学杂志 ,当然是油印的。第一期发了我和另一个同学合写的一首秋天苹果园的长诗。它有顺口溜的倾向 ,但不知为什么 ,今天读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丰腴的感觉。

孔子 程朱理学

孔子不是单向的商业和金钱思维 ,他对于世界的存在有立体的、全局的把握。所以他是极懂科学治理社会的人。人的欲望用来创造是力 ,用来破坏也是力 ,孔子知道这两种力的微妙复杂关系以及它们的运用方法。包括程朱理学 ,我只学了一个皮毛 ,但仍然感到里面有极科学的东西 ,有极伟大的思想。我们现在不愿细究 ,只凭道听途说去判断和批评 ,所以有太多的曲解。

人类的进步就是通过对欲望的种种把握 ,如限制和反限制的过程去实现的。中国古人比外国人 ,即比西方人更懂得其中的微妙。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是大处着眼的人 ,是治理国家生活的高手。仅仅是很痛快的发泄 ,在他们看来既不光荣 ,也不伟大。发泄没有什么难度 ,而在今天一些人看来 ,好像只有发泄才成了世上第一伟大之事业。这既是很浮浅的又是很怪异的认识。

“万恶淫为首”的提法 ,对于人类的生存之道而言 ,仍然得说是很科学的一种理解。只是现代的人将其曲解了。现代人没有勇气

承认这句话的深刻性,既不直爽,也缺乏信心。中国人不明不白地信了西人学说,模仿了西人习惯,所以才格外厌弃了程朱理学。

当然再好的学说,再深刻的洞见,推行到了极端也就有了问题,比如程朱理学。不过,我们今天将其从极端推回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正是应该做的。

读孔子,是在后来才有了一点心得的,从八四年至今,对照商业主义在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损害,逐步对儒学向往起来。那时几乎天天读中国典籍,主要是儒家。我们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坐在泰山脚下读圣贤书,会渐渐深入一点地理解孔子。

剥削阶级,特别是中国皇室对儒学的推崇,弄得后来人对其倒了胃口。其实真理既不怕被利用,也不怕被歪曲。真理如同黄金,有时可以埋葬在土里,甚至是脏土里埋葬,但它出来后仍是灿灿闪光。我们因为一些不好的人和势力喜欢过儒学,因而就滋生出厌恶,其实是大可不必要的,这种情绪是靠不住的。这种厌恶与儒学本身的质地没有什么关系。

现代的美国有好的东西,比如他们的单纯和天真,多民族性,对世界都有很大贡献。但他们的消费文化、不给精神留空间的纵欲文化,最终还是要毁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问一句,今天谁最大地污染了这个世界?谁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谁用掉了地球上大半的能源?谁让财阀统治和左右了国家?还不是美国吗?中国和世界要寻找前途,怎么非要全盘学美国不可?应该兼收并蓄,比如学学欧洲也比单单学美国好啊。

单纯讲国民生产总值,讲商业竞争,在单位时间内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消费文化占主导的美国,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但

是与真正的人类幸福无关。美国道路的可怕,在于这样下去人类将不能持续地发展,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明天。

现在正学美国的发展模式,一切都试图让欲望开路。这是可怕的短视行为,是自毁之路。我们就是不信美国式的野蛮要比其他的野蛮好,因为我们知道,凡野蛮都是不好的,都是文明的敌人。许多现代的致命疾病都是西方式的野蛮催生的。这里说的疾病既指精神也指肉体。走纵欲之路就是走一条垂死之路、没有希望之路。

现实生活培养了一大批学美国的小儿科人物,这部分人往往是危害至深的,无论他们从事什么。美国文化中好的东西,与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也有相通之处,但奇怪的是有人认为那根本不是美国文化。

鲁迅,反潮流精神

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不以时尚潮流为标准的理性。这是极难得的。前后一致的反潮流精神,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一个思想家只有有反潮流的勇气,才会最终贯彻理性。独立精神,理性,仁慈,这就是我理解的鲁迅。现在是推崇纵欲的文化,这是今日世界之主潮。看看现代的一些时新人物,再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是这种纵欲文化的应声小虫,怎么能指望他们?他们是毁灭和击溃中华文明的人,也是所有文明的敌人。

不管潮流如何,始终坚持思考怎样于人类有益,这就是鲁迅。

学鲁迅,就是学他的仁慈和理性,不随便跟风。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真要做到却是极难。我看到有许多“倔强”的人,其

实不过是最能跟风的人而已,不过是以“倔强”的姿态来跟随而已,他们对真正的个性化坚持既没有自觉,又没有认识,而且会产生直接的抵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其实也是认识能力的差异,甚至是先天的、血脉的问题。

初中看《野草》,非常震惊,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从此文学之路就有了门径。我当时朦胧感到,《野草》中跳动的,是一颗有别于所有人的心,无论多么美丽和忧伤的心,都比不上这颗心给我的触动更深。

也许就从那时起,我这一生都要阅读鲁迅了。我注定会一生阅读鲁迅,并从中吸收不绝的力量。在我眼里,鲁迅是一个完人,他清晰而又高大地走在前路上。鲁迅是文学的字典和辞源,当代的全部精神问题,我们几乎都可以从鲁迅这本大书里查到答案。

二

河与林

“芦青河”是我作品中的一个指代,它实际上指了所有的北方河流或胶东的河流。但最早的印象只是龙口的泳汶河。这条河发源于莱山,那是龙口境内最有名的山,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去祭过上面的月主祠,当时算是天下名山。莱山上直到现在还有月主祠的遗址。泳汶河流入渤海湾。到了春天,莱山可真是美,瀑布,山花,古树,到处青藤披挂。

泳汶河近海的一片茫茫荒野,往东的几十里是龙口林场,再往

东是龙口园艺场。二场之间的林子里,则是我的出生地。我出生前五年,我们家才从外地搬来。这片林子简直就是我的全部童年,它的大和美,它的隐密,不仅让我抒写不完,而且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表达得清楚。我为此甚至学过画画,想将其逼真地画出来,让它的面目更直观一些。不然,我想后来的人就全不明白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了。

从今天龙口海滨的面貌来看,人们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还有那样一片林子。因为有了过去的痕迹。现在的人要破坏过去的痕迹,有多大力量,有多么彻底,看看这里的变迁就知道了。那些参天大树都哪去了?潮湿苍茫的林子哪去了?我印象中过去大海边上几十里的地方都是被林子包裹的村庄,村子里的人都有一种对荒野的敬畏和惊奇。这是我当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的。现在这一切消逝得可真干净。

对这片林子,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未来的一天里,能出现一些伟人让其复活。复活的办法就是先找出它原来的样子,然后再对照着去做。所以真实地描述它原来的品貌,就成了我的一件大事。我在这三十年里未曾停止过这种工作。林子的模样以及林子四周的人的生活情状,都被我自然而然地记录了下来。我记忆中,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片林子就开始被毁坏,不,在我出生之前一些年里就毁坏了不少。不过可能是因为它太大,也可能是当年人的毁坏力远不如后来的人大吧,反正这片林子在我当年看起来还是无边无际的。

关于这片林子,我写过的一个最真实的记忆性的东西就是短篇小说《问母亲》(《青年文学》)。这篇作品从我们居所的东南西北四

个方向如实记录了林子。我的目的就是在将来的一天有人会恢复它。当然这是个永久的梦想。我总是认为,毁坏这个地方的人是会受到惩罚的。

我们一家原来在外地居住,尚且如此热爱这里。我不理解那些当地人为什么对毁坏林子没有发起猛烈的反抗?更可怕的是,有的当地人就是直接参与毁坏的人。

我在林子中长到十六岁,而后回了栖霞原籍,那是山区。我记得只在那片大山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走开了。我后来差不多是在整个胶东游荡起来,一直混到七八年。那时我看上去是一个失去了希望的、非常不安分的人,但内心深处还有许多幻想。

后来我又回到了龙口,那是八七年底。从那时到现在,我又在这里徘徊了近二十年。

今天我们修筑的万松浦书院就在河东残存的一片林场里,这片林场仅余两万六千亩松林,而且大部分是人工林。原来的自然林,那些蓊郁的大树,都没有了。好在书院离我的出生地不远,大约只有十几华里。这肯定也是梦想的一部分。

《古船》

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从二十五六岁打谱写,一直准备了三四年,于三十一岁这一年写完并出版。这之前主要是资料的准备,还有蓄力。有大量的阅读。

我当时想写一部“包含自己全部积累、用尽心力”的作品。我那时面对一般长篇小说的形式,也想有所改变。

我这之前的作品，现在看都是不可缺少的磨练。伴随我那些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当然有漫长的阅读和刻苦的训练。我还为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而走访了许多地方。总之心灵里贮备了很多东西，技法上也做了不少探索，只想在未来的一天动用它们。

这个机会算是来了。《古船》既是一次完成，又是一次开敞。从此我朦胧觉得，将有无数的贮备经由这个出口而出。就像一条船找到了一个港湾一样，以后要有无数次的出航。这只是一个宏愿，能否实现还要看后来，也许还要迎接一生的考验。从青年到中年，这个考验果然很多，几乎从未间断过。但我没有屈服。

我每次写作的准备几乎都是精心的。我往往不写没有思考成熟的东西。但是我在平静如初的惯常写作中，另一些探索也从未停止过，它们的成果还会在后来出现。

第一部长篇出版了。马上有了各种评价，对我来说它的影响超出了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有些争执是没有多少文学意义的，比如关于书中写到的土改部分。今天看这种争执的理由更是不足道的。

有个朋友今天谈到这部长篇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引用了一位西方诗人的诗（不记得是谁了）：“胜利的钟声敲响了，嫉妒的钟声比胜利的钟声敲得还要响。”

果真如此吗？但后一种钟声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如果真的写出一部值得敲响这种钟声的作品，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九月寓言》，“先锋问题”

《九月寓言》是我那些年里最好状态下的产物。那是我刚回龙

口的日子 ,心中有一种奇特的、真正的冲动。我好像游荡了二三十年 ,一朝归来 ,心情可想而知。我多么怀念自己的出生地 ! 这里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动心。我对这里的一切总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 ,长长的回忆也就开始了。这部书成了一个归来游子的最动情的吟唱。

不断有人与我讨论“先锋”问题。其实我对这样的问题一窍不通。我对表面上的“文本先锋”总是怀疑的。我觉得真正的先锋是更内在的 ,由内到外 ,逼迫了文本 ,这才是真正的先锋。我知道许多作家的文学志向一开始就是做一个先锋 ,虽然这个目标对于所有作家往往都是遥不可及。谁都很难说自己已经是先锋了 ,但优秀的当代作家不可能不是先锋。从另一方面讲 ,也完全可以不做假先锋。

先锋可能不光是学学外国 ,比如学学翻译作品 ;先锋大概是一个时期文学大格局中全新的表达和表现 ,是最新的文学因素和思想因素 ,是一次次最大程度的文学自觉。

都学外国 ,争当“先锋” ,弄不好也是一种庸俗。文学最忌庸俗。但学外国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不过总要适度。先锋说到底还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我们很难看到脱离了自己民族的所谓“先锋”。

如果仅仅是学文学理论、学写作学 ,弄不好会越学越痴。有人认为真正的好小说要怪得可怕(先锋) ,要有一种现代叙述和描写模式。其实文学(小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能更习惯于那种较传统的描叙 ,问题是要写出一个时期最需要的文学 ,就要有一种新的特质。但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

《柏慧》

《柏慧》前前后后的作品 ,也许是我一个时期里重要的、成功的作品。它们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所表达的激愤让人不太习惯。其实仅仅是激愤也还不够 ,对应一个时代 ,那时的人会有什么心情 ,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

真正的激愤总是好的 ,因为它毕竟还不是那么浮浅和廉价。

人变得没有激愤了 ,这多么可怕。

我眼里的真正优秀的作家 ,是必定走在许多人的认识前边的。我们不一定是优秀者 ,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那些批评《柏慧》的文字 ,在我看来并未得什么文学要领。这样的批评文字一丝都打动不了我。

三

所受的影响

我从十九世纪的作家那儿发现 ,他们关心的往往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些事使他们痛苦不堪 ,揪心。比如托尔斯泰。我写《古船》时受他影响很大 ,我的面前常常闪动着 he 朴素而高大的身影。

其次受《卡拉马佐夫兄弟》影响很大。

真诚的力量长久而永恒 ,向善的力量是最有感召力的。这是我对《复活》的看法。在一个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 ,一个作家多看托尔

斯泰，特别是《复活》，会让灵感和良知一起复活起来。

托尔斯泰的影响被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接收了。今天不是一个接收大作家的时代。我们往往把微不足道的小伎俩小聪明看得太大，而把真正伟大的心灵忽视掉。我们把给这个时代贡献了新思想和新艺术的作家忽略了，却把一些用心媚俗的小聪明夸大了。

看一个作家是否重要、有个性、有创造性，主要看这个作家与其时代构成了什么关系。是一种紧张关系吗？是独立于世的吗？比如现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泄和纵欲，是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抵抗者吗？是独立思考者吗？

不，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大量的仍然还是唱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个潮流。

而真正的作家，优秀的作家，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

庙堂和江湖都是一样坏的——有人这样说。但我认为许多时候，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江湖气往往比庙堂气更坏。“江湖”一般是流氓无产者在文化上的代表。

学托尔斯泰，学鲁迅，就是不做潮流的应声小虫。现在要紧的不是学现代派之流，因为这种潮流，在今天已经沦落了，大多成为美国金钱文化的共谋者。回过头来，我们学学鲁迅，学学俄国十九世纪那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大概才是最受用的。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是独创性极强的一个艺术家，他永远有感召力。他的才华迷人，而且不分国度和时代。但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看了他

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后来才看了《百年孤独》。这个时期福克纳是我最常读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的可读性差一些。

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异乡客》真好！可以说百读不厌！

我想模仿总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永远自得其乐。最后还是要走向自己的灵魂。马尔克斯是几十年中译过来的最优秀的作家，在中国，最后谁的影响也没能超过他。但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他仍然比不上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大作家们更重要。我这人比较落伍。

村上春树这一类在我看来是无聊的。他们在中国有大量读者，说明这些读者不值得更好的作家为他们写作。一个作家为谁写、满足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大器。为迎合“大众”而写，只为了让他们“喜闻乐见”，没有一个是才华的作家。

意识流

福克纳的意识流可能是真正的、高明的。这是我自己读翻译作品时的感受。究竟怎样，还要问翻译专家，向他们请教。我喜欢他的，主要不是他的意识怎样“流动”，而是他自我沉迷的深度。他很倔强。他几乎从来不管什么“大众”，一般情况下并不迎合谁，这个品质了不起。好作家从来不怕“大众”冷落。想尽办法去取悦“大众”的，常常是一个行当里的混子。“大众”的要求是需要折中的，作家把全部个性都搭上，还是难以让那么多人满意。

不少人将福克纳与海明威做了比较，因为他们都是影响中国读者很大的、同时期的美国作家。喜欢其中一个的，往往对另一个就

讨厌。我觉得海明威的内力强大，节制。我们也许应该永远感谢他教给的节制。这种节制与商业时代是反着来的。商业时代是张扬和发泄。

福克纳内敛，沉迷，是南酒，有后劲。海明威是烈酒，但味道也好。

四

阅读：几个人物

我从很早起就接触孔子和屈原，还有鲁迅。在中学时，在我们《山花》文学社，那时就开始传看鲁迅的书了，《野草》给读得烂熟。孔子和屈原也读过，但不系统，所受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才慢慢深爱上他们。苏东坡也让我喜欢。《诗经》我当时能背许多。

托尔斯泰的书在中学就开始读，后来读得多了。八十年代初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书全都读了。俄罗斯时代的作家，译过来的书我几乎全读了。他们对我的影响不可能是小的。俄罗斯作家真是了不起。那种横跨欧亚大陆的精神，是任何国家的作家也没有的。所以我想，俄罗斯作家是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对中国作家影响最巨的一种文化和艺术力量。

索尔·贝娄和马尔克斯、福克纳，都是八十年代初读的。索尔·贝娄读得稍晚，但读得很多——译过来的几乎全读。契佛舍伍德波特等全读了，受益很大。中学时读中国白话小说极多，《红楼梦》、《三言》、《两拍》等一批全读了。

孔子的思想对山东人影响深远。现在我觉得他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有些思想,原以为不对,后来才知道是理解错了。孔子的思想错的不多。孔子的思想对于可怕的商业主义时代,可用作最伟大的疗救。比起四大发明来,孔子的思想可能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时间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中国的文学青年和中年们如果不读孔子,我不信会有大的成就。

鲁迅看起来反孔,其实是个真正的大儒。他身上孔子的东西最多。他有儒家的入世和正气,有思辨性。他是从孔子的路上走来的思想家。而当时的胡适林语堂一类,也许是从老庄之路走过来的,或者受老庄影响较大。鲁迅身上最少的是庸俗社会学那一套。而许多时候,从五四前后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以这种庸俗为耻反以为荣。

我不得不说多次,我喜欢《复活》。托尔斯泰的执著寻求,雨果的浪漫,是十九世纪对我影响最巨的。道德是文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当然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概念。它是很具体的。

优秀的作家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者。当然每个时期真正优秀的作家会比通常认为的要少一些。文学是长跑,能跑下来的,大概不会靠模仿。

受他人影响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作为一个作家,首先就要像托尔斯泰和现代的索尔·贝娄一样,紧紧盯住自己。他们的一生都在写一部“长篇”,那是很长的一部书。

几部作品的情况

我是八四年七月调离机关,开始做专业创作的。这之前在档案